

(二) 集說小國俄代近

種七十七第庫文方東

商 東

(二) 集說小國俄代近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Modern Russian Short Storie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東方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目次

三死·····	託爾斯泰著（一）
撞鐘老人·····	柯洛漣科著（二七）
一株棕樹·····	迦爾洵著（三七）
一夜·····	迦爾洵著（五二）
一篇極短的故事·····	迦爾洵著（八七）
作家傳略（附錄）·····	（九七）

三死

託爾斯泰
之譯著

這時候是秋天。大道上有兩輛馬車飛一般的奔着。坐在前面一輛的是兩個女子：一個是主婦，臉上又瘦又蒼白；一個是伊的女僕，却生得很肥滿。伊兩頰紅而且亮；在那褪色的帽子底下，披着短而又粗的頭髮；那隻紅色的手套，套着破手套，不停的將髮鬢拂拭；胸膛上蓋一方錦帕，凸得高聳聳的，顯然是個壯健的體質；伊那黑溜溜的眼睛，從車窗外望着經過的田野，有時向伊主人瞧了一眼，便又徬徨不安的避到暗角去。在女僕鼻前，主婦的一頂帽懸空飄宕，那帽是掛在車頂上的；女僕

膝上躺着一隻小狗。伊兩腳擱在車底箱籠上；在車墊車窗震動聲中，伊腳踢在箱籠上的聲音，微微可以聽得。

主婦合着眼靠在車墊上，戰抖抖的擺動身軀，又縐着眉頭輕輕的咳嗽。伊頭上戴一頂寢帽；在又白又軟的頸上，繫一條淡青色的圍巾。揩着香油非常滑亮的髮，在帽子底下，分開兩股，中間顯出一條闊縫；縫中皮肉同死一般的乾枯而且慘白。伊身軀生得苗條美麗，可是皮色又黃又瘦，只有兩頰是緋紅的。乾燥的嘴唇，不停的顫動；睫毛細而且直；外衣在凹入的胸腔前，摺成垂直的縐紋。伊兩眼雖閉着，可是從臉上能看出又乏力又煩躁又像慣受痛苦的樣子。

車前坐的是一個腳夫，手撐在車板上儘着渴睡。更有個從驛站裏雇來的馬夫，對那四匹壯健輕快的馬，直聲呼喝，又不時向後面那車上的馬夫張望。那馬夫時常對着他嚷。車輪沿着泥路，又鬆又快的輾成兩條寬闊平行的軌道。天氣又黑又冷，田上和路上都罩着溼霧。車門閉着，裏邊只有香水和灰塵的氣息。那病婦仰了

仰首張開兩眼。伊眼是又大又黑又美麗光亮的。

「又這樣了，」伊說。伊美麗纖瘦的手推開女僕的衣角，那衣角剛纔擦過伊膝蓋的；於是伊嘴抽動起來，像很痛苦的樣子。麥屈柳寫（女僕）忙把衣角拾起放在膝上，又把身子避開了些。伊肥滿的面龐登時脹得通紅。病婦又美又黑的眼睛，直瞪瞪的看着女僕的行動。伊把兩手撐在座上，竭力掙扎，想把身子坐得高些，可是沒有氣力。於是伊嘴又抽動起來，臉上露出極難受的樣子，氣騰騰的說：「你不能幫助我麼……阿，不要這樣。我自己會得起來的；只要求你把放在我背後的那些包裹都拿去就好了！你要是肯做好事，就請不要碰着我！」

主婦纔合着眼，又睜開向女僕瞧了一瞧。麥屈柳寫望着主婦，口咬着伊紅色的下唇。這時病婦的胸腔裏發出沈重的歎息。可是還未出聲之前，却又變成咳嗽了。伊移轉身子，蹙緊眉頭，兩手緊緊的抓住胸腔。咳嗽過了，伊又合着眼，一動不動的坐着。馬車已行到村子裏。麥屈柳寫從手巾底下取出粗壯的臂膀來，合了個十

字。

主婦問道：『什麼事了？』

『夫人，到了一個驛站了。』

『我問你爲什麼合十字的？』

『夫人，這邊有一個教堂。』

病婦向窗外望去，徐徐的合了個十字；當馬車經過的時候，伊瞪着眼看那村裏的大教堂。

兩輛馬車並着停在驛站前面。病婦的丈夫和醫生從別的車上下來走到伊跟前。

醫生把了把脈，問道：『你覺着怎樣？』

伊丈夫操法語問道：『我愛，現在怎麼樣——沒倦麼？不要出來走走麼？』

麥屈柳寫提着包裹，躲在暗角裏，當他們講話時候，不願意攔在他們的中間。

主婦答說：『坐着也是一樣的，我不要出來。』

伊丈夫在車旁立了一刻，隨後走進驛站裏。麥屈柳寫也從車上下來，豎着脚尖，從泥地走到驛站門口。只有醫生還立在車窗外邊，病人便微笑着向他說：『我現在有病，你沒有點心喫，想也莫怪了。』

醫生從車旁緩緩踱開，隨後奔上驛站門前的階沿，這邊病人自語道：『他們一點都不照顧我，他們是好好的，所以不來顧着我了。阿，上帝呀！』

伊丈夫搓搓手，微笑着，迎上醫生，說：『好，愛得華，伊凡諾維支，我已叫他們拿酒來，你說好麼？』

醫生答說：『我不應該說不好。』

伊丈夫嘆一口氣，低聲問道：『伊怎麼樣？』

『我已和你說過，伊怕不會到意大利了；要是伊換得到莫斯科，已是一樁奇事了，況且又是這樣的天氣。』

伊丈夫手掩着眼說：「我們怎麼纔好呢！呵，上帝呀，上帝呀——放在這邊罷。」

他向僕人說，僕人正拿了酒杯來。

醫生聳一聳肩，答說：「你應該教伊住在家裏。」

伊丈夫辯着說：「可是你教我怎樣呢？你知道我勸伊住在家裏話都說盡了。我和伊講到我們的經濟狀態，我和伊講到留在家裏的孩子，我又和伊講到我自己的事業，伊一切都不聽，打定主意要到外國養病去，還以爲自己是健壯的。要是我把伊病勢告訴伊呢，不是逼着伊死麼？」

「但伊病早已到這地步了，衛式賚德米屈列楚，你也該曉得了。一個人沒有肺是活不成的，而且肺沒有了也不會再生出一個來的。這誠然是可痛，但又有什麼法子？現在我和你的責任，不過使伊臨終的時候能夠平安些。現在用得着的只有牧師了。」

「阿，上帝呀，你該想一想我的地位，假如我把行最後聖禮的事告訴伊，什麼事

將要來我是不能告訴伊的。你曉得伊是多少好。」

醫生搖搖頭說：「你總得勸住伊，教伊等着，到路上結了冰再走。要是不然，我們路上怕要生出事情來呢。」

驛站管事人的女兒，在站屋裏面穢污的階沿上立着，把那短掛披在頭頂，一邊喊道：「阿克蘇寫，哈哈！我們去看看從休根地方來的婦女，聽說伊爲了肺病到外國去醫治。我到沒見過過生癆病的人是怎樣的。」

阿克蘇寫忽地走到門口，他們倆攔着手走出門外去。到馬車旁便停了步，向車窗裏張望。病婦回過頭來瞧了瞧，見了他們那種離奇的神氣，便又蹙着眉回轉頭去。

管事人的女兒連忙回轉頭，說：「可憐見的！這樣的美人兒，竟變了這般模樣。看了真要嚇死人呢。你看見了麼？你看見了麼？」阿克蘇寫？

阿克蘇寫點點頭說：「是的，伊真生得瘦，我門走到那邊再去瞧瞧罷；剛纔我還

沒看清楚，伊已回轉頭去了。馬沙我很替伊擔憂呢！

『但是泥路不好走！』馬沙答說，於是他們倆跑回門口去。

病人心裏想：『敢怕我臉上更怕了麼？』阿還是趕快，趕快走到了外國，那我的病纔會得好呢！

『我愛，你怎樣了？』丈夫說；他走近車旁來，口裏還嚼着東西。

病婦心裏想：『他總是這樣問着的，而且他還正在吃東西！』

『總是這般罷，』伊從齒縫裏咕嚕着說。

『我愛，像這樣的天氣，你在路上怕有許多不便，愛德華，伊凡諾維支也是這樣說。我們家去不是更好麼！』

伊怒氣勃勃的不做聲。

『等天氣變過了，路上灰土也少點了，纔於你無礙；那時我們再走罷。』

『饒了我罷。要是我早就不聽你的話，我現在好到了柏林了，身體也大好了。』

『我的寶貝，不是這樣說的，你曉得這已不成了問題！單從現在講，你假如能夠等一個月，你一定更好了些。那時我的事情也可以停當，而且我們可以帶着孩子走了。』

『孩子們，原都好好兒的，我可不是。』

『不過該想想看，我愛，像這樣的天氣，要是路上有了些什麼……那邊呢，無論如何，你總是在家裏。』

『在家裏……死在家裏麼？』病婦很激烈的回答。但說到死字，顯然有點着慌，便滿面疑懼的向丈夫瞪着，伊丈夫垂下眼一聲不響，病婦撇着嘴孩子似的，眼中落下淚。伊丈夫用手巾掩着面一言不發的走去。

病婦眼望着天，半斷半續的低聲說道：『不，我還是要去的。我的上帝呵！怎麼好呵？』伊說着，淚便不斷的流下。伊很熱誠的禱告了好久，可是伊胸膛裏的痛苦壓迫還是沒有差。在天上，田上，沿那條路上，還是暗黑而又淒慘；秋天的霧——沒厚

些也沒薄些——還是罩在泥濘的路上，罩在茅屋的頭上，罩在馬車的頂上，罩在馬夫穿着的羊皮外衣上。那幾個馬夫呢，却正忙着配馬鞍，揩車輪，又很活潑，愉快的大家打着鼾。

二

馬在車杠上栓好了，馬夫却還逗遛着沒起身。他走進馬夫住的茅屋裏。茅屋裏邊又黑，又熱，又狹窄，又氣悶；充滿着人氣，烘麪包氣，擲菜氣和羊皮氣。有好幾個馬夫在裏邊；廚娘正在火爐裏燒東西；有個病人裹了件羊皮，躺在火爐的頂上。

『福陀叔父！哈，福陀叔父！』馬夫進來的時候這樣喊。那馬夫是個少年，穿一件羊皮褂子，腰帶上插着馬鞭，那時候是向着病人說。

有一個馬夫插嘴說：『你問福陀做什麼？他們在馬車上等着你呢。』

那少年馬夫把頭髮掠向後方，又把手套塞在腰帶裏，回答說：『我問他要一雙』

靴子，我的靴子穿有破洞了。」他走到火爐旁，又說「他正睡着麼？哈，福陀叔父！

『什麼？』回答的是一種微弱的聲音。一個鬚髮通紅形容消瘦的臉龐，從火爐上彎下來。一隻生毛的又大又粗又白的手，提起一件褂子，披在肩上，那肩胛穿着一件醜陋的襯衣，只賸得一把骨頭了。『兄弟，給我點飲水，你問我要什麼？』

少年把一杓水遞給他。

他遲疑着說：『福陀！你那雙新靴，現在沒有用，給了我罷；你現在不出門去了。』

病人怠倦的首擱在杓上；幾根稀少的鬚髭都浸在水裏；他顫巍巍的把那濁水喝個乾淨。那糾纏着的鬚鬚，很不清潔。無光的眼，勉力的張了開來，看着少年的臉。他喝完了，想提起手來揩一揩嘴唇，可是已沒有氣力，祇好在那褂子的袖口裏揩一下。他望着少年人的眼，不聲不響，鼻子裏儘着呼吸，想回復些氣力過來。

少年人說：『你已應承給了別人麼？要是這樣，却也不要緊。這事情不過是如此：我那靴子已溼透了，我又即刻要去趕路程；所以我想還是向福陀討一雙靴子，他

想來不要用了。你要是還要用，你不妨說。」

病人的喉嚨裏，呼嚕呼嚕的響；他彎下身子，很利害的咳嗽起來。

『他還要這東西麼？』廚娘忽地裏高聲喊起來，聲音充滿了全屋子；『他有兩個月沒離開火爐了。他儘著不斷頭的噎，我聽了就會得頭痛了。他要靴子做什麼？他除非着了新靴走進墳裏去！而且他年紀也到了。早已到了——上帝恕我的罪！他儘著不斷頭的噎。他該搬到別間屋子或別的地方去！我聽得說，城裏有個醫院，收容這一類的病人；他現在霸佔了地方，教人家怎樣呢？屋子裏要旋一個圈子都不能。他們還叫我收拾地方呢！』

驛站管事人在門口喊：『嘻！菟葭加快出去坐好了，紳士等着呢！』

菟葭加本想不等病人的回答當時就出去，但病人咳嗽的時候，眼睛裏似乎表示有要回答的意思。

他止了噎，又呼吸了有一分鐘，於是說：『菟葭加，你把靴子取去罷。』他又嘎嘎

的續下去說：『只要等我死後，給我買一塊墓石，你聽得麼？』

『叔父，謝謝你。現在我取去了；至於墓石呢，唉，唉，我會得買的。』

『在那邊，後生，你聽得麼？』病人勉力的噤咕着說，於是又彎下身子咳嗽起來。

『不錯，我們聽見了。』有一個馬夫說：『蒐葭加，你快去，不然管事人又要來喊了。從休根來的貴婦生着病呢。』

蒐葭加忙把他那又破又過大的靴子脫去，擲在牆角裏。福陀叔父的新靴，和他的腳剛巧相稱，他穿上了一邊看，一邊走到馬車旁去。

當蒐葭加走進車裏提起馬繮的時候，有個馬夫拿着一罐鞋油，向他說：『真是
一雙出色的靴子！我替你塗上些油罷。他送給你不要你出錢麼？』

『爲什麼？你妬忌麼？』蒐葭加回答；他立起來把褂子整了整；把馬鞭揮了一下，又向着馬叫喊：『嘻！起來，我那親愛的！』於是兩輛馬車載着客人，箱籠，包裹等等，在潮溼的路上，飛快的奔去；不久便隱在秋天暗黑的霧裏，什麼都不見了。